



红色火车头

賀雅賢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话 剧

红色火车头

贺雅贤 著

《关于向苏联学习的问题》

第四卷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66年·哈尔滨

話 劇
紅 色 火 車 頭
賀 雅 賢 著

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爾濱道里森林街 14-5 号)

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黑出字第 002 号

黑龍江新華印刷廠印刷 黑龍江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4 · 插頁 1 · 字數 69,000

1966 年 2 月第 1 版 196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5,000

書號: 0215

統一書號: 10·198

定價: (6)三角六分

劇情簡介

火車司機齊懷亮和崔世安，都出身于工人階級家庭。但是，他們對待客觀事物却持有不同的態度。崔世安認為他所開的“909”機車老機器舊，難以改造，出事故是理所當然的，然而齊懷亮強調人的因素第一，認為只要能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，再舊的機車也是能夠改造好的。於是齊懷亮提出用“取經送寶”的方法改造“909”，並主動挑起重擔子。最後，在黨組織的支持和同志們的協助下，終於將“909”改造成與“808”並駕齊驅的先進機車。事實也使崔世安受到了教育，提高了認識，並在大戰嚴寒，冬季運輸中趕上了先進的行列。



第三場

第四場



第五場

(此劇照由北京人民藝術院供稿)



第六場



人物表

齐怀亮——火车司机，32岁。

馮段长——机务段长兼党委副书记，40岁。

齐东生——齐怀亮的弟弟，司炉，19岁。

崔世英——机务段检修技术员，女，28岁。

崔世安——火车司机，世英的哥哥，年龄与齐怀亮相仿。

崔永发——世英的父亲，老工人。

崔大娘——世英的母亲。

馮小玲——馮段长的女儿，钳工。

李大姐——机务段食堂服务员，三十八九岁。

小 朱——司炉。

大 光——副司机。

何文启——机务段运转主任。

地 点：东北某铁路机务段。

时 间：一九六三年深秋到一九六四年初春。

第一場

〔一九六三年第三季度末，下班以後。在机務段俱樂部的休息室內。休息室一門通後台，一門通劇場，正面兩扇大玻璃窗，中間挂着一幅用朴素的鏡框鑲着的毛主席詩詞《沁園春·雪》复制品，几乎占滿正面的牆壁。室中有兩根大柱子，柱子上挂着紅布標語，一條是“頂風冒雪抗嚴寒大戰今年冬運”；另一條是“比學趕幫爭上游機車質量升級”。一旁有光榮榜，榜上挂有先進生產者和先進集体的放大照片。正中一張是“808”司機長齊懷亮。窗前有一盆大葉青，枝葉繁茂。窗外有時閃着電焊藍光，有時飄过機車噴出的烟和汽。適當處放着飲水桶、長椅。

〔幕啟：劇場傳來一片掌聲，夾着嘩笑，通劇場的門被推開，崔世安由內沖出，大光跟在後面。

大光：崔大車，正演到熱鬧勁上，看完了再走得啦？

世安：這叫演劇嗎？純粹是糟踐人！

大 光：崔大車，說書唱戲是讓人受教育，抓活思想嘛！
是……

世 安：抓活思想我不反對，別這麼整人哪！

大 光：你咋這麼說話呢？整你干啥？人家演劇都講究
有個對立面，也沒有提咱名，道咱姓，咱撿那
個干啥？

世 安：什麼叫撿哪？你還看不出來嗎？東生演的那個
角兒象誰？

大 光：嘿嘿，東生裝的還真挺象，

世 安：哼！東生還是咱的伙計，也胳膊肘往外拐！
我……咳！

〔崔永發上。〕

永 發：世安，你的氣性還不小呢？吵吵巴火的，你炸
的什麼翅兒？

大 光：老崔師傅，你這俱樂部主任可捅了馬蜂窩了！

世 安：爹，演這劇是誰的主意？

永 發：誰的主意？我的主意，俱樂部主任，你爹，我
的主意，咋的？

世 安：這劇本是誰編的？

永 發：你問這個干啥？

大 光：老崔師傅，你老就別火上澆油啦。走吧，崔大
車，不看就回家吃飯吧！

世 安：氣都氣飽了，还用吃飯！

大 光：那我看完了再走。（忙下）

永 发：你呀！你咋不看看戏里那先进的？

世 安：不看我还不生气呢？哼！捧着一个踩着一个，
当我看不出来是咋的？我！（将烟头扔地）

永 发：你把烟头给我捡起来，你咋的？你就碰不得
啦？你看看（指决心台）人家齐怀亮第一个提出
倡议，冬运照样拉二千五，可你呢？连吭声都
不敢！

世 安：我没摊上台好车，我没资格。

永 发：别肚子痛埋怨灶王爷，就凭你这思想啊，好车
到你手里也好不了。

世 安：我要是有台跟齐怀亮一样的呱呱叫的好机车，
也不见起就比谁差多少，想当初抗美援朝的时
候，火车头上打十九个窟窿，照样往上开。说
那个干啥，马瘦毛长奔拉鬃，谁让咱没摊台好
车呢？

永 发：你别拿着不是当理说，光知道比条件，咋不和
人家比思想比干劲呢？“808”不也是到人家齐怀
亮手里才变先进的吗？

世 安：爹，你让我和人家咋比？人家“808”是领导重
点培养！我，我算个老几？哼！我开车的时候，
他齐怀亮还……

永 发：咋的？那还成为你的骄傲资本啦？你咋不看看

现在呢？人家三年不出事故，你呢？不向人家学还不算，帮助你，你还不接受，就冲这你也不带进步的。

〔何文启上。〕

文 启：老崔师傅，馮段长在里边吗？

永 发：在里边看戏呢，有事呀？我找去。

文 启：不用，我在这等他一会儿吧。

〔世安不大想和他见面，转身欲走，被何文启看见。〕

文 启：老崔呀，可真有你的，事故不离身，哪来这份闲心跑这儿来看戏呢！我让你把上次事故的原因写份书面材料，好好认识认识，你咋还没交上来呀？

世 安：好吧！（下）

文 启：你看这人！

永 发：（望着儿子的背影叹了一口气）咳！（欲进后台）

文 启：老崔师傅，跟你商量商量，以后俱乐部再搞活动，别拉我们运转的人行不行？

永 发：全是休班，保证不影响生产。何主任，宣传好人好事，向广大职工进行教育，你这当领导的得支持呀！

文 启：嗨！你这俱乐部主任还干的满积极呢，老崔师傅，唱戏要能唱出安全正点，把寒流给我唱回

去，我帮助你唱！

永 发：唱出安全正点来，倒不敢說，寒流也不那么听我的话，可是上咱这宣传陣地来呀！出这門儿总比进这門儿的时候多开点竅，这就是馮段长常說的那个“精神变物质”。何主任不信你就进去看看去！

文 启：行啦！我謝謝您啦，冬运任务这一出就够我唱的啦，还看戏呢，这几台三类車簡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。象“909”那样的破車真要命，要依着我的意見哪，全刷！

永 发：刷到哪儿去呀？二十多万一台机車，那是国家财产哪！

文 启：三年困难都闖过来了，今年比去年好，明年比今年好，什么事都得看发展！

〔劇場一片掌声，戏已散場。〕

永 发：（走到劇場門，維持秩序）走太平門。同志們走太平門退場。

〔大光由永发胳肢窩底下钻进来。〕

这小子！

文 启：大光，看見馮段长了嗎？

大 光：在場子里同乘务員們唠嗑呢！

〔何文启进劇場門。后台門开，齐东生一面卸装一面走出，同上的还有崔世英和馮小玲。〕

大 光：东生演得真带劲！

东 生：（对世英）好悬，你要不給提詞儿就“杵”到台上啦！

世 英：其实你的詞記的挺熟，就是有点紧张。

大 光：哎呀！东生，你听見了嗎？台下有人說你演的太象啦。

小 玲：真的太象了，簡直跟你們崔大車一样，特别是那段，（模仿）“小陶，烧哇，汽儿怎么就上不来呢？你給我猛烧！”完了接着就是“咳！这台破車！”嘻嘻，崔大車是不是这样让你“猛烧”？

东 生：跟那样開車的你就別想直腰，大鉄鍬一个点地往里糊，等到节骨眼上要用汽了，不是压住了，就是炼焦子，象个王八盖子似的，那还有治！

大 光：其实呀，我們崔大車那人，心眼到不坏，我知道。

小 玲：哎呀！誰說你們崔大車坏啦？心眼是不坏，不过那思想可够噲！和人家齐大車比差远了。

大 光：人家那台車好哇！我們那台車太差劲！

永 发：那車也在人使喚。

大 光：咋說吧，也是好車带劲！我走了。

东 生：一块儿走，大光，球場有球賽！

大 光：我媳妇还让我打瓶酱油呢！我走啦！（下）

永 发：快卸装！生子，你脖子上那块毛巾是不是俱乐部的？

东 生：啊！是吗？（与小玲使眼色）

永 发：俱乐部的毛巾要是丢了，就拿你们几个演员是問，給我！

东 生：給你！

永 发：（接过一看）好小子，又跑这逗老头来啦，这比俱乐部的多三道杠，不是咱的咱不要。

东 生：老崔师傅从打当上了俱乐部主任，成了小摠了。

永 发：对你们这帮小青年呀，摠着点没坏处。

东 生：对！我说你摠的对。

永 发：这小子，家去吧！你大娘今天做好吃的，酸菜白片肉，还有粘豆包。

东 生：哎！好，走啦，向粘豆包进攻！

小 玲：球，篮球，（把篮球拿给东生，东生跑下）

世 英：东生，东生！

永 发：我到后台看看去，你们把这儿收拾收拾。（进后台）

东 生：（返上）崔姐，你还有什么指示？

世 英：别玩了，过几天就去技术学校报到了，该收收心了。

东 生：崔姐，你放心吧，好容易盼到这一天，我恨不得马上就开学，哎！我走啦！（急下）

〔世英和小玲把一件上衣叠好包起来。〕

世 英：小玲，明天午休咱找几位乘务员唠扯唠扯，看

看人家对咱这剧有啥意見。

小 玲：对，这个任务，交給我吧！

〔馮段长上。

段 长：嗨！就剩兩員女将啦！

小 玲：爸爸。

段 长：你們这剧演的不錯，抓了活思想。世英啊，你这技术員还兼管編剧本呢！

世 英：哪儿呀！是东生、小玲还有我爸爸，我們一块研究的。

段 长：行啊，我离开机务段才二年，咱們段上也出了工人作家了。

世 英：得啦吧，啥作家呀！我們几个人誰懂写剧本呀，配合中心工作搞搞宣传鼓动唄！

段 长：冬天快到了，大量木材就要下山，农村公粮也交上来了，該到咱們铁路一年当中最吃紧的季节啦，寒流一来，零下三四十度，精神、物质两方面都得有充分的准备。这一仗非打好不可，你們宣传工作走在前边，先敲敲钟給大家提个醒儿，这就是抓活思想。

世 英：馮段长，你看有些质量差的三类車，现在就露了苗子，晚点、运緩，出了好几起了，针对这种情况，我們就湊了这么一个，也不知象不象个剧，反正比人家作家写的那可差远了。

段 长：不错，敢写就好，哪就请乘务员同志都来看看，
给提提意见。

〔崔永发拿演剧用的木制撬棍上。〕

段 长：师傅，找你一块扯点事。

永 发：好，一会到家唠去，你看这道具，不知让哪个
小伙子给弄劈了，这都是钱哪！

段 长：你们看，请老崔师傅当咱俱乐部主任就算对了，
这俱乐部可是个钱口袋朝下的买卖，没个好当
家人还行啊？

永 发：行啦！我的好徒弟，谢谢你的保举，你上了两年
学回段，就拿你师傅开了刀，我要知道你一回段
就夺去我的榔头哇，我才不成天盼你回来呢！

小 玲：这俱乐部文化生活多丰富哇，你老该高兴。

永 发：耍了一辈子锉刀、扁镗，老了老了的让我耍这
玩意儿。（指手中拿着的撬棍）哪的事呢！

段 长：看！你老怎么又变逛子啦，当初可是你老同意
了的！

永 发：同意，我不同意咋的，不同意人家段长让咱领
养老金家蹲着去。

世 英：（边收拾着演出零用的零碎东西）主要还是照顾
你老腿脚不好嘛，您哪！就服从分配吧！

永 发：这丫头，没你的事，你别跟着瞎喳喳。

段 长：我从北京给你老捎来一盒子药，说是治关节炎

有特效，回头让玲子给你送去。

永发：唉！这两条腿呀！我给你说真格的。我这腿不好，哄着你们唱戏玩，要是我好了，你可得让我伺候火车头去。

段长：我还真想请你老出山呢！

永发：行啦，别没事跑这来给我吃宽心丸啦，还出山呢，我就在这忍着吧！

段长：真的！师傅，咱们段上三类车不少，可有点撵不上形势啦！别的不说，就单说那貯木场堆的木头吧，“海”啦！你说，咱这摆弄火车头的不赶紧给运出去，那不就拖人家林业生产的后腿啦吗？

永发：你是打三类车的主意吗？

段长：是呀！今年任务重，不提高机车质量可就要被动的，你老这位机车大夫，（对世英）和你这位检修技术员，可得充分发挥一下力量！

永发：啊，哈哈，好！小冯，请我出来就为这三类车？好，咱一言为定。你师傅的腿现在就好啦！

〔何文启上。〕

段长：老何，我找你，你咋才来呀？

文启：说你在里边看戏，我在外边一直等你到散场。

段长：嗨，我就是找你来看戏的。

文启：嗨，我寻思你和我要运转车间第四季度的工作计划。这不，我赶了半天才刚赶出来。